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八回 畫士攘詩一何老臉 官場問案高坐盲人

只見他寫的下款是：「吳下雪漁江簽醉筆，時同各姑蘇臺畔。」我不禁暗暗頓足道：「這一張畫可糟蹋了！」然而當面又不好說他，只得由他去罷。此時德泉叫人買了水果來醒酒，等他畫好了，大家吃西瓜，旁邊還堆著些石榴蓮藕。吃罷了，雪漁取過一把團扇，畫了雞蛋大的一個美人臉，就放下了。德泉道：「要畫就把他畫好了，又不是殺強盜示眾，單畫一個腦袋做甚麼呢？」雪漁看見旁邊的石榴，就在團扇上也畫了個石榴，又加上幾筆衣褶，就畫成了一個半截美人，手捧石榴。畫完，就放下了道：「這是誰的？」德泉道：「也是繼之的。」雪漁道：「可惜我今日詩興不來，不然，題上一首也好。」我心中不覺暗暗好笑，因說道：「我代作一首如何？」雪漁道：「那就費心了。」我一想，這個題目頗難，美人與石榴甚麼相干，要把他扭在一起，也頗不容易。這個須要用作無情搭的鉤挽釣渡法子，才可以連得合呢。想了一想，取過筆來寫出四句是：蘭閨女伴話喃喃，摘果拈花笑語慙。聞說石榴最多子，何須護草始宜男。

雪漁接去看了道：「萱草是宜男草，怎麼這護草也是宜男草麼？」他卻把這「護」字念成「爰」音，我不覺又暗笑起來。因說道：「這個『護』字同『萱』字是一樣的，並不念做『爰』音。」雪漁道：「這才是呀，我說的天下不能有兩種宜男草呢。」說罷，便把這首詩寫上去。那上下款竟寫的是：「繼之明府大人兩政，雪漁並題。」我心中又不免好笑，這竟是當面搶的。我雖是答應過代作，這寫款又何妨含糊些，便老實到如此，倒是令人無可奈何。

只見他又拿起那一把團扇道：「這又是誰的？」德泉指著我道：「這是送他的。」雪漁便問我歡喜甚麼。我道：「隨便甚麼都好。」他便畫了一個美人，睡在芭蕉葉上。旁邊畫了一度紅欄，上面用花青烘出一個月亮。又對我說道：「這個也費心代題一首罷。」我想這個題目還易，而且我作了他便攘為已有的，就作得不好也不要緊，好在作壞了由他去出醜，不干我事。我提筆寫道：

一天涼月洗炎熇，庭院無人太寂寥。撲罷流螢微倦後，戲從欄外臥芭蕉。

雪漁見了，就抄了上去，卻一般的寫著「兩政」、「並題」的款。我心中著實好笑，只得說了兩聲「費心」。

此時德泉又叫人去買了三把團扇來。雪漁道：「一發拿過來都畫了罷。你有本事把蘇州城裡的扇子都買了來，我也有本事都畫了他。」說罷，取過一把，畫了個潯陽琵琶，問寫甚麼款。德泉道：「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，寫『子安』款罷。」雪漁對我道：「可否再費心題一首？」我心中暗想，德泉與他是老朋友，所以向他作無厭之求；我同他初會面，怎麼也這般無厭起來了！並且一作了，就攘為己有，真可以算得涎臉的了。因笑了笑，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就提筆寫出來：

四弦彈起一天秋，淒絕潯陽江上頭。我亦天涯傷老大，知音誰是白江州？

他又抄了，寫款不必贅，也是「兩政」、「並題」的了。德泉又遞過一把道：「這是我自己用的，可不要美人。」他取筆就畫了一幅蘇武牧羊，畫了又要我題。我見他畫時，明知他畫好又要我題的了，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裡，等他一問，我便寫道：

雪地冰天且耐寒，頭顱雖比寸心丹。眼前多少匈奴輩，等作群羊一例看。

雪漁又照抄了上去，便丟下筆不畫了。德泉不依道：「只剩這一把了，畫完了我們再吃酒。」我問德泉道：「這是送誰的？」德泉道：「我也不曾想定。但既買了來，總要畫了他。這一放過，又不知要擱到甚麼時候了。」我想起文述農，因對雪漁道：「這一把算我求你的罷。你畫了，我再代你題詩。」雪漁道：「美人、人物委實畫不動了，畫兩筆花卉還使得。」我道：「花卉也好。」雪漁便取過來，畫了兩枝夾竹桃。我見他畫時，先就把詩作好了。他畫好了，便拿過稿去，抄在上面。

詩云：

林邊斜綻一枝春，帶笑無言最可人。欲為優婆宣法語，不妨權現女兒身。

卻把「宣」字寫成了個「宜」字。又問我上款。我道：「述農。」他便寫了上去。寫完，站起來伸一伸腰道：「夠了。」我看看表時，已是五點半鐘。德泉叫茶房去把藕切了，燉起酒來，就把藕下酒。吃到七點鐘時，茶房開上飯來，德泉叫添了菜，且不吃飯，仍是吃酒；直吃到九點鐘，大家都醉了，胡亂吃些飯，便留雪漁住下。

次日早起，便同到養育巷去，立了租折，付了押租，方才回棧。我便把一切情形，寫了封信，交給棧裡帳房，代交信局，寄與繼之。及至中飯時，要打酒吃，誰知那一罈五十斤的酒，我們三個人，只吃了三頓，已經吃完了。德泉又叫去買一罈。飯後央及雪漁做嚮導，叫了一隻小船，由山塘搖到虎丘去，逛了一次。那虎丘山上，不過一座廟。半山上有一堆亂石，內中一塊石頭，同饅頭一般，上面鑿了「點頭」兩個字，說這裡是生公說法臺的故址，那一塊便是點頭的頑石。又有劍池、二仙亭、真娘墓。還有一塊吳王試劍石，是極大的一個石卵子，截做兩段的，同那點頭石一般，都是後人附會之物，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。不過因為他是個古蹟，不便說破他去殺風景。那些無知之人，便嘖嘖稱奇，想來也是可笑。

過了一天，又逛一次范墳。對著的山，真是萬峰齊起，半山上鑿著錢大昕寫的「萬笏朝天」四個小篆。又逛到天平山上去。因為天氣太熱，逛過這回，便不再到別處了。這天接到繼之的信，說電報已接到，囑速尋定房子，隨後便有人來辦事云云。這兩天閒著，我想起伯父在蘇州，但不知住在哪裡，何不去打聽打聽呢。他到此地，無非是要見撫臺，見藩臺，我只到這兩處的號房裡打聽，自然知道了。想罷，便出去問路，到撫臺衙門號房裡打聽，沒有。因為天氣熱了，只得回棧歇息。過一天，又到藩臺衙門去問，也沒有消息，只得罷了。

這天雪漁又來了，鬻著要吃酒，還同著一個人來。這個人叫做許澄波，是一個蘇州候補佐雜。相見過後，我和德泉便叫茶房去叫了幾樣菜，買些水果之類，燉起酒來對吃。這位許澄波，倒也十會個儻風流，不像個風塵俗吏。我便和他談些官場事情，問些蘇州吏治。澄波道：「官場的事情有甚麼談頭，無非是靠著輿援及運氣罷了。所以官場與吏治，本來是一件事。晚近官場風氣日下，官場與吏治，變成東西背馳的兩途了。只有前兩年的譚中丞還好，還講究些吏治。然而又嫌他太親細事了，甚至於賣燒餅的攤子，他也叫人逐攤去買一個來，每個都要記著是誰家的，他老先生拿天平來逐個秤過，揀最重的賞他幾百文，那最輕的便傳了來大加申斥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，未免太瑣屑了。」澄波道：「他說這些燒餅，每每有貧民買來抵飯吃的，重一些是一些。做買賣的人，只要心平點，少看點利錢，那些貧民便受惠多了。」我笑道：

「這可謂體貼入微了。」澄波道：「他有一件小事，卻是大快人意的。有一個鄉下人，挑了一挑糞，走過一家衣莊門口，不知怎樣，把糞桶打翻了，濺到衣莊的裡面去。嚇的鄉下人情願代他洗，代他掃，只請他拿水拿掃帚出來。那衣莊的人也不好，欺他是鄉下人，不給他掃帚，要他脫下身上的破棉襖來揩。鄉下人急了，只是哭求。登時就圍了許多人觀看，把一條街都塞滿了。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過，見許多人，便叫差役來問是甚麼事。差役過去把一個衣莊伙計及鄉下人，帶到轎前，鄉下人哭訴如此如此。他老先生大怒，罵鄉下人道：『你自己不小心，弄齷齪了人家地方，莫說要你的破棉襖來揩，就要你舐乾淨，你也只得舐了。還不快點揩了去！』鄉下人見是官吩咐的，不敢違拗，哭哀哀的脫下衣服去揩。他又叫把轎子擡近衣莊門口，親自督看。衣莊裡的人，揚揚得意。等那鄉下人揩完了，他老先生卻叫衣莊伙計來，吩咐『在你店裡取一件新棉襖賠還鄉下人』。衣莊伙計稍為遲疑，他便大怒，喝道：『此刻天冷的時候，他只得這件破棉襖禦寒，為了你們弄壞了，還不應該賠他一件麼。你再遲疑，我辦你一個欺壓鄉愚之罪！』衣莊裡只得取了一件綢棉襖，給了鄉下人。看的人沒有一個不稱快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我也稱快。但是那衣莊裡，就給他一件布的也夠了，何必給他綢的，格外討好呢？」澄波笑道：「你須知大衣莊裡，不賣布衣服的呀。」我不覺拍手道：「這鄉下人好造化也！」

澄波道：「自從譚中丞去後，這裡的吏治就日壞了。」雪漁道：「譚中丞非但吏治好，他的運氣也真好。他做蘇州府的時候，

上海道是劉芝田。正月裡，劉觀察上省拜年，他是拿手版去見的。不多兩個月，他放了糧道，還沒有到任。不多幾天，又升了臬臺，便交卸了府篆，進京陛見。在路上又奉了上諭，著毋庸來京，升了藩臺，就回到蘇州來到任。不上幾個月，撫臺出了缺，他就護理撫臺。那時劉觀察仍然是上海道，卻要上省來拿手版同他叩喜。前後相去不過半年，就顛倒過來。你道他運氣多好！」說罷，滿滿的乾了一杯，面有得意之色。

澄波道：「若要講到運氣，沒有比洪觀察再好的了！」雪漁愕然道：「是哪一位？」澄波道：「就是洪瞎子。」雪漁道：「洪瞎子不過一個候補道罷了，有甚麼好運氣？」澄波道：「他兩個眼睛都全瞎了，要是別人一百個也參了，他還是絡繹不絕的差使，還要署臬臺，不是運氣好麼。」我道：「認真是瞎子麼？」澄波道：「怎麼不是！難道這個好造他謠言的麼。」雪漁笑道：「不過是個大近視罷了，怎麼好算全瞎。倘使認真全瞎了，他又怎樣還能夠行禮呢？不能行禮，還怎樣能做官？」澄波道：「其實我也不知他還是全瞎，還是半瞎。有一回撫臺請客，坐中也有他。飲酒中間，大家都往盤子裡抓瓜子磕，他也往盤子裡抓，可抓的不是瓜子，抓了一手的糖黃皮蛋，鬧了個哄堂大笑。你若是說他全瞎，他可還看見那黑黑兒的皮蛋，才誤以為瓜子，好像還有一點點的光。可是他當六門總巡的時候，有一天差役拿了個地棍來回他，他連忙升了公座，那地棍還沒有帶上來，他就『混帳羔子』、『忘八蛋』的一頓臭罵。又問你一共犯過多少案子了，又問你姓甚麼，叫甚麼，是哪裡人。問了半天，那地棍還沒有帶上來，誰去答應他呢。兩旁差役，只是抵著嘴暗笑。他見沒有人答應，忽然拍案大怒，罵那差役道：『你這個狗才！我叫你去訪拿地棍，你拿不來倒也罷了，為什麼又拿一個啞子來搪塞我！』」澄波這一句話，說的眾人大笑。澄波又道：「若照這件事論，他可是個全瞎的了。若說是大近視，難道公案底下有人沒有都分不出麼。」我道：「難道上頭不知道他是個瞎子？這種人雖不參他，也該叫他休致了。」澄波道：「所以我說他運氣好呢。」德泉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朝裡無人莫做官，大約這位洪觀察是朝內有人的了。」四個人說說笑笑，吃了幾壺酒就散了。雪漁、澄波辭了去。

次日，繼之打發來的人已經到了，叫做錢伯安。帶了繼之的信來，信上說蘇州坐莊的事，一切都托錢伯安經管。伯安到後，德泉可回上海。如已看定房子，叫我也回南京，還有別樣事情商量云云。當下我們同伯安相見過後，略為憩息，就同他到養育巷去看那所房子，商量應該怎樣裝修。看了過後，伯安便先去買幾件木器動用傢伙，先送到那房子裡去。在客棧歇了一宿，次日伯安即搬了過去。我們也叫客棧裡代叫一隻船，打算明日動身回上海去。又拖德泉到桃花塢去看雪漁，告訴他要走的話。雪漁道：「你二位來了，我還不曾稍盡地主之誼，卻反擾了你二位幾遭。正打算過天風涼點敘敘，怎麼就走了？」德泉道：「我們至好，何必拘拘這個。你幾時到上海去，我們再敘。」德泉在那裡同他應酬，我擡頭看見他牆上，釘了一張新畫的美人，也是捧了個石榴，把我代他題的那首詩寫在上面，一樣的是「兩政」、「並題」的上下款，心中不覺暗暗好笑。雪漁又約了同到觀前吃了一碗茶，方才散去。臨別，雪漁又道：「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。」德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你幾時到上海去，我們痛痛的吃幾頓酒。」雪漁道：「我也想到上海許久了，看幾時有便我就來。這回我打算連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。」說罷作別，我們回棧。

次日早起，就結算了房飯錢，收拾行李上船，解纜開行，向上海進發。回到上海，金子安便交給我一張條子，卻是王端甫的，約著我回來即給他信，他要來候我，有話說云云。我暫且擱過一邊，洗臉歇息。子安又道：「唐玉生來過兩次，頭一次是來催題詩，我回他到蘇州去了；第二次他來把那本冊頁拿回去了。」我道：「拿了去最好，省得他來麻煩。」當下德泉便稽查連日出進各項貨物帳目。我歇息了一會，便叫車到源坊街去訪端甫，偏他又出診去了。問景翼時，說搬去了。我只得留下一張條子出來，緩步走著，去看侶笙，誰知他也不曾擺攤，只得叫了車子回來。回到號裡時，端甫卻已在座。相見已畢，端甫先道：「你可知侶笙今天嫁女兒麼？」我道：「嫁甚麼女兒，可是秋菊？」端甫道：「可不是。他恐怕又像嫁給黎家一樣，夫家仍只當他丫頭，所以這回他認真當女兒嫁了。那女婿是個木匠，倒也罷了。他今天一早帶了秋菊到我那裡叩謝。因知道你去了蘇州，所以不曾來這裡。我此刻來告訴你景翼的新聞。」我忙問：「又出了甚麼新聞了？」端甫不慌不忙的說了出來。

正是：任爾奸謀千百變，也須落魄走窮途。未知景翼又出了甚麼新聞，且待下回再記。